



繆思風采

老家的曾文溪畔(上)

● 呂昇陽*

依著老家曾文溪水流的方向，右岸是溪北，屬於麻豆鎮治；左岸是溪南，屬於安定鄉治，也是老家的所在。溪南、溪北各有極寬闊的溪埔地，其外復各有長堤以屏障村莊聚落。北岸的溪埔地以西瓜的栽種為主；而南岸的溪埔地可就熱鬧了，除了西瓜之外，尚有甘蔗、玉米、花生、蘆筍、高麗菜等的農作，初春時節甚至可以播植水稻。故其地利的豐饒，庶幾與平疇之良田無異！而正如唐代張若虛「春江潮水連海平」的詩句所描繪的境界一般，曾文溪在老家的一段也相連著潮汐的起落。漲潮時水滿春江，乾潮時往往溪水半落而浮現出大片的沙洲。

暮春時節的一個和煦的午后，我自村莊登上了河堤散步，禁不住溪畔春意艷艷的召喚而走下了堤防，穿越了雲雀高鳴的溪埔地而來到了河岸。惟不見煙波浩淼，卻看到了潮退水落後的荒涼。但仔細觀之，水線已有激灑的細瀾浮動，顯然此刻已過了退潮的極至，而又漸次轉為漲潮的洄瀾洸漾了。

隔著蕭蕭的岸草，我望見了前方坡下毗連著一方綠意盎然的洲渚，如溪中一座遺世獨立的城堡。此時忽然從河洲的豐草裡冒出了一隻游俠般的紅冠水雞，昂首闊步的橫過因水位下降而驟寬的沙地，使得原本寂寂的沙洲，因此一時靈動了起來。而在紅冠水雞瀟然遠去之後，芄芄洲渚裡又陸續鑽出了許多的禽鳥，其中有一隻母環頸鴿也出來躡達，後面魚貫的跟著一窩雛鳥。看那小步疾疾歪歪追著大步閑閑止止，甚是溫馨逗趣。也許是我忘情窺視的身影過於靠近，所以惹來急鳴數聲，牠們就全一股腦兒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。

的躲進迷離的青草更深處，空留曾經來去的爪痕悠悠。

其實長河之水天上來，能若此點綴一方清渚柔沙則更顯出了幽情。其增勝之要，在於動境處留白；在不息的川流中留一片寧靜的白，以邀水鳥翔集歇翅。而常見的水鳥中，白鷺鷥飛行的姿態最是優雅自在，不疾不徐。不似燕子、斑文鳥、褐頭鷓鴣（俗稱「芒冬丟仔」）等小鳥倏忽來去，莽莽撞撞。觀那白鷺翩然來止沙洲時，世界彷彿都靜止了，只剩下牠平展的雙翼，輕、悠、緩、柔的滑翔而下，縹緲兮若仙子之飄裾而來。牠時而凌波微步，或嬉戲或覓食；時而鶴立靜默，或沉思或顛望，「若將飛而未翔」。忽一風吹草動，於是舉翅縱體，長鳴而逝！

在此落潮已歇，漲潮初起之時，蠢動的水線與沿溪橫生的蘆葦之間，尚裸露有兩三尺微潤的沙地細細。而這樣天假以時的河灘小徑，一如偶開天窗的自然奧秘，正足以讓幽人在其閉合之前來到溪底溯流逡巡，恣意尋訪那水岸蘆葦的神秘世界。春天的蘆葦滿是新株的蒼翠，風過的搖曳是少女天真爛漫的娉婷；而其莖幹下方泛黃斑駁的漬痕，猶如蓬裙下渥泥的羅襪，分明暗示著滿潮時候浸淫的水位高度。

人立春草滿坡的岸崖之下，我也發現了在坡草下層親水處，幾乎清一色都是半水生的「蘆葦」的天下；而斜坡上層的旱地則是「芒草」蔓衍的蒼莽氣象。是以坡岸綠蕪乍看來似蘆葦與芒草雜生，實際上卻是物以類聚，上下有別。在我優游於蘆葦根前的沙地不到一個小時，漲潮的溪水已漸漸漫上了閑步的路徑。於是我只得從溪底又退回到岸崖之上。

岸崖騁望，蜿蜒的曾文溪河道，而今只有長風送寂寥，是再無舊時代江浦歸帆的漁唱了。可是今天卻赫然發現遠方如練的河面上，竟隱約浮泛著一葉扁舟！我不禁訝異的忖度著，這是河川局的巡守員？捕魚人？還是哪一個慧心人編修竹筏江流尋夢的雅興？

就在我心低迴時，溪北兩點鐘方向的西瓜田裡忽地出現三個人影，輾轉下到了一處蘆葦蕩裡，駕著竹筏搖向了江心。莫非是捕魚來著？於是我披荊斬棘的穿越了一段河岸的荒原，氣喘吁吁的趕到了接近溪船方位的南岸，準備一睹漁人捕魚的風采。可是卻見到他們從溪底沿著蘆葦叢裡的狹仄小徑爬上了岸崖，然後一路閒抬槓的往堤外村莊的方向揚長而去。我真的惘然了！不是該留在溪中捕魚的嗎？怎麼就上了南岸





？而且從他們的身上也看不到任何捕魚的器具，倒是有人袋子裏還裝著一顆溪北鮮碧的西瓜。

我好生納悶的沿著舟中人登岸的小徑下到了溪水邊，赫然發現原來在蘆荻滿蕩中，竟隱藏著一方淇澳彎彎，有繫纜的竹筏兩三艘於水湄橫斜澹澹。真真是「野渡無人舟自橫」啊！我佇立溪邊，冥想著放舟遠去的瀟灑。然而卻始終沒有勇氣解下纜繩，撐一枝長篙！是因溪水沆漭莫測？還是害怕船家的突然歸來？情怯的我只能過過乾癢，只能小心翼翼的登上微晃的小船跌坐下來，默默的悵望著一枝擱在船側猶然帶水的竹竿。

風弄蘆林，從數丈之外的另一水曲處傳來一個父親和小女娃的對話：「祖母就要回來了，我們在這裡等一下！」果然不出半根菸的功夫，便見到一個戴著箬笠的人影自對岸下了竹筏擺渡而來。不意當小船來到了江心，卻驚起了無數的溪魚翻騰跳躍。或在船邊，或在船過的水痕處，那紛然乍現的鱗光與四濺的水花，一時喧鬧如水舞。只聽見那小女娃興奮的叫著：「魚！魚！」那父親也溫柔的應著：「對啊！妳看！有好多魚在跳喔！」而即將來到岸前的阿姥更是提高了嗓音呼道：「唉喲！你怎麼把囡仔也帶來這裡啊！」

跳魚撲通的餘音仍未完全平歇，這三代人已杳然歸去。經此，我終於明白，原來這荒江野渡的竹筏不是為了捕魚，而是南岸的農人過溪到北岸農事的交通工具！

我望著方才農婦所乘的竹筏兀自悠悠的泊著，感覺它彷彿是河面的隻眼，如果欸乃而出，是一份顧盼的流波；靜泊，則是一種垂眼的冥思。而載著我的竹筏是已禪定了太久，但我卻始終沒有「縱一葦之所如」的豪情。那就姑且掄起長篙，揚水激一段水花，嗅一嗅溪水飄風的沉味；撥一段水音，弄一弄雲天碧沉的輝光！誰知萬物同聲一氣，此有唱者，彼必有和之者。在我劃破了溪水的靜謐之後，河面上又開始響起了跳魚的聲音。這次不同於前番魚群紛飛亂舞的光景，卻是個別的大魚雍容緩調的此起彼落，眼見三四十公分長的銀魚騰出了河面逾尺，真是既美且壯矣，而其出水與落水的澀然、鏗然之音，宛若空谷統如的鼓聲。

